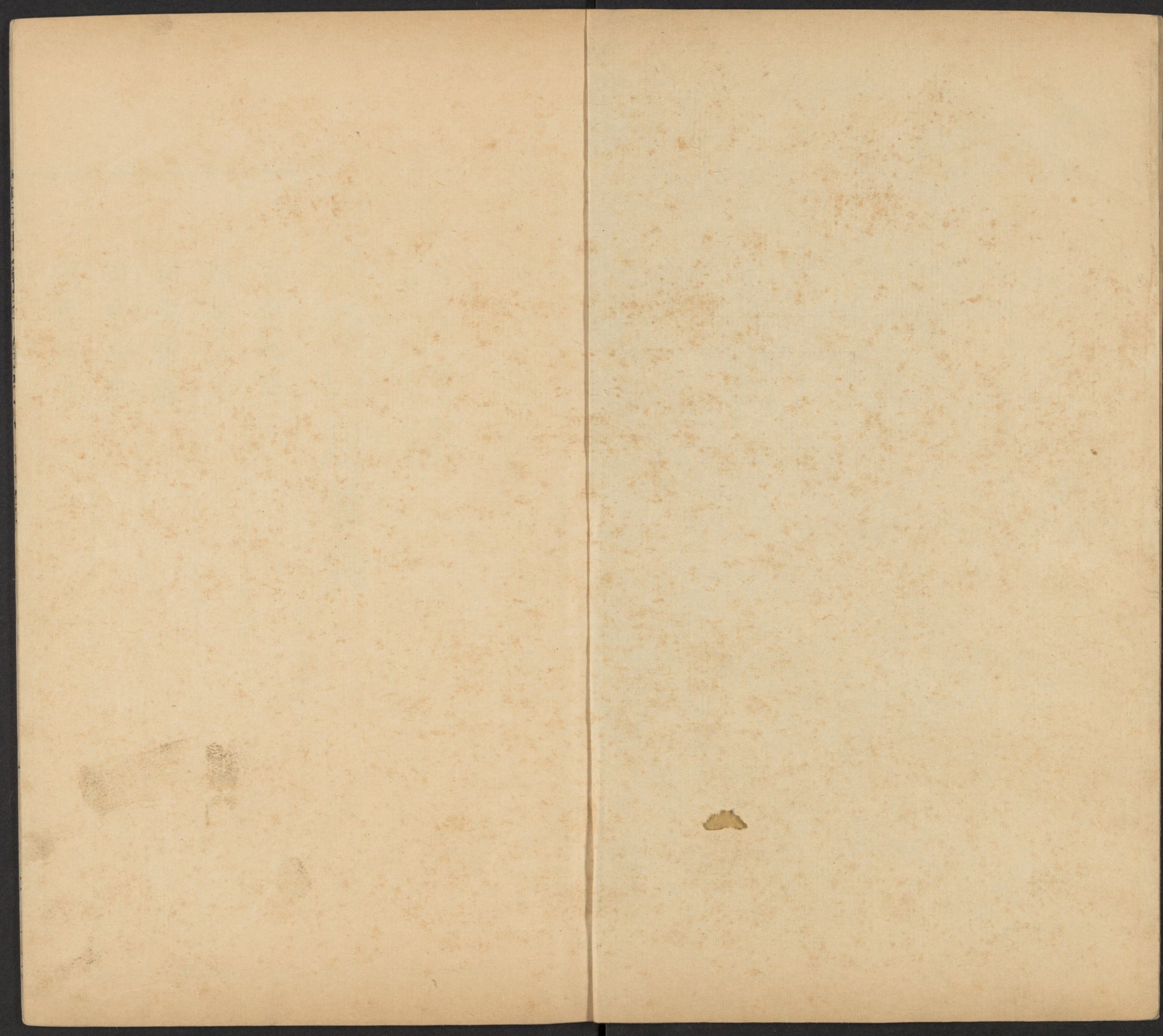


T 4661.81/3918(5)

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聖諭像解卷之八目錄

聖諭第四條

重農桑以足衣食

下詔憫農

御苑芟麥

剡肉醫瘡

刻木爲農

聞機賜帛

觀獲進規

帶牛佩犢

時亂力田

遺子以安

教子一勞

恩恤佃戶

進詩寓諷

聖諭像解卷之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臣梁延年編輯

聖諭第四條

重農桑以足衣食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夫勤於耕婦勤於織俾衣食充然有餘共享家給人足之樂也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織或受之寒饑寒迫於肌膚則不肖之心生焉

甚矣農桑不可以不重也。所重維何。亦曰順天之道。因地之利。盡人之功而已。古者天子親耕。帝籍。后親蠶。北郊。豈好勞哉。蓋倡之於上。斯應之於下。夫是以野無輟耒之夫。室有執筐之女。內外一心。同力合作。負耜鳴梭。每戴星而映月。仰事俯畜。各足食以豐衣。男有餘粟。女有餘布。豐亨豫大之休。擬成康而邁文景。抑何盛也。

皇上特舉此條。蓋欲汝等嚴禁游惰。專務農桑。傳曰。民生於勤。勤則不匱。從此時和年豐。民安物阜。獄訟衰息。教化殷流。胥於重農桑基之。六哉。王言其爲爾民身家計。不深且遠乎。

下詔憫農



皇天降衷於有德
 聖人作而民咸知
 且穀乎
 聖訓傳解卷之八
 承宣堂

漢景帝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亾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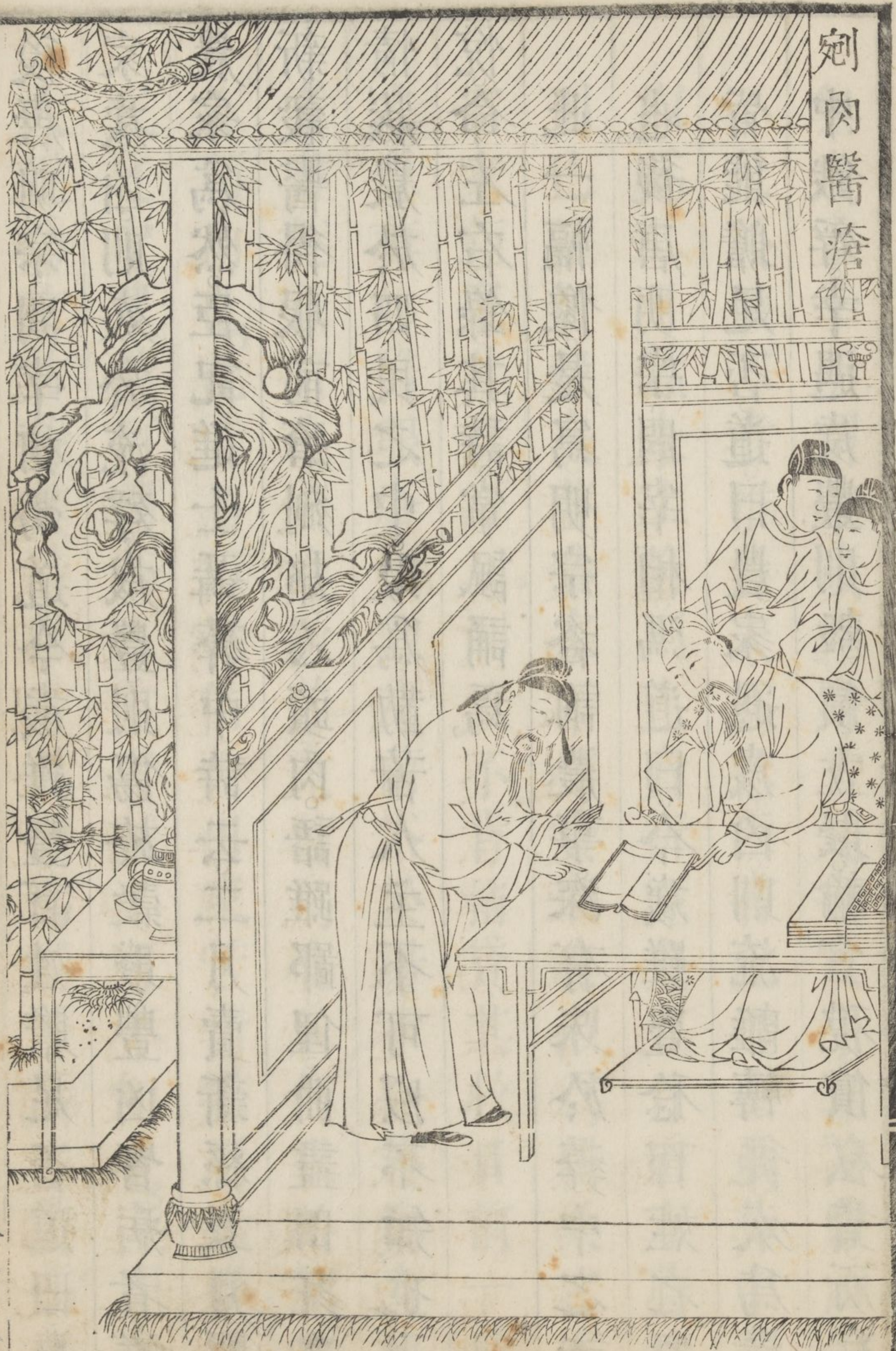
此一幅像是寫景帝重農桑之詔。畱心民瘼者深也。景帝二月詔曰。制噐而以雕文刻鏤爲工。則俗競尚巧。將捐本逐末。適所以傷農事也。衣服而以錦繡纂組爲麗。則人皆趨靡。將廢時失日。適所以害女紅也。傷農病織。饑寒恒必由之。積漸以往。爲非犯法。將何

底止。可勿懼乎。今朕親耕。以供宗廟。粢盛。后親蠶。以供祭祀。衣服。躬事農桑。爲天下倡。且不受貢獻。減大官膳饌。省徭役。薄賦稅。無非欲天下專務農桑。俾畜積有素。以備意外災害之虞。景帝詔書。諄切懇至。如此。當時之民。遵而行之。所以家殷蕃而俗和樂也。汝等百姓。若能盡力耕織。以漸致豐饒。則家人父子怡然一室。飽食以陶新化。躋仁壽之域。享太平之福。又何難耶。

唐元宗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之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此一幅像。是寫元宗躬親芟麥。孝享重農之意甚篤也。元宗親種麥於御苑中。及麥熟時。率太子以下諸王等人。親往刈之。且謂曰。此麥所以進於宗廟。以為祭祀之粢盛者。祖宗之靈。實歆饗焉。故不敢不躬親。且汝曹生長富貴。不知稼穡之艱難。今帥汝曹偕來者。亦欲具識此意也。

剡肉醫瘡



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彞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以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焉。

此一幅像。是寫明宗咨詢農事。深有味於彞中之詩也。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曰。今歲雖豐。稔百姓之家。皆能贍足否。道曰。農家遇歲凶。則流離轉徙。死爲溝中餓殍。幸遇歲豐。則穀價立賤。輸官稅。償私貸。所存

無幾。孟子所謂樂歲終身苦是也。故年無論豐凶。皆不免於饑寒者。惟農夫爲然。臣嘗記進士聶彞中詩。以爲二月蠶未上箔。則已賣新絲矣。五月田方蒔秧。則已糶新穀矣。蓋貧家不稱貸。則無以爲耕桑之本。富家鉅室。非真厚利。則又不肯稱貸。其救目前一時之急。真如醫眼瘡相似。及繭浴於湯。禾登於塲。責逋者盡捲而有之。終歲勤勞。竟付烏有。又何異於剗却心頭肉也。此詩語似村俗。但田家苦情。描寫殆盡。四民之中。農最可憫。爲人主者。誠不可不知也。上聞之。大悅。命左右錄其詩。常常諷誦焉。嗚呼。聶之詩。馮述

聖諭像解卷之八
周世宗留意農事。嘗刻木爲農夫蠶婦。置於殿庭。此一幅像。是寫世宗心存農桑。一瞬息不敢忘也。世宗於五季最爲賢君。深留意於農事。嘗命匠工刻木爲農夫織婦之形。置於殿庭左右。蓋欲觸目警心。朝夕睹之。以無忘細民之艱。則凡所以區畫布置者。必不敢有一之或畧也。噫。至矣。

聞機賜帛



宋仁宗幸御莊觀割麥聞民間機杼之聲賜織婦茶帛
 此一幅像是寫仁宗恤民疾苦隨處皆有恩澤也仁
 宗駕幸御莊親觀割麥偶聞民間機杼之聲憫婦之
 勤於織也遂出茶帛徧賜之其獎勵之意深矣

觀獲進規



聖訓傳解卷之八
范雲嘗從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文惠顧雲曰。刈此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殉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讜言。

此一幅像是寫范雲隨事進規。欲太子知稼穡之艱難也。范雲南齊時爲記室。文惠齊文帝長子。時范雲從太子出幸東田。以觀割稻。文惠顧雲曰。割此稻者。風行雲疾。甚是快事。雲曰。田家於春耕夏耘。秋收三時務農。勤勞甚矣。願殿下睹此。念民自春徂秋。積力累勞。方有此穫。稻之一日。甚無忘稼穡之艱難。以爲

宴逸娛目之具。斯不負今日此行耳。文惠聞其言。乃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就車上把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忠讜之言也。古稱太子在蚤。諭教與選左右。苟終日見正人。聞正言。行正事。德寧有不成者乎。若范雲者。是亦東宮之妙選矣。

帶牛佩犢



聖諭廣訓卷之八
 十一
 帶牛佩犢
 此圖畫聖諭廣訓卷之八第十一頁之圖畫，描寫帶牛佩犢之景。圖中可見一老者指路，一持劍者，以及農家之牛與婦人，皆為此典故之具象化表現。

龔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

此一幅像是寫龔遂敦勸農桑敝俗立爲轉移也龔遂爲渤海太守見齊奢侈之俗所好止於末技不肯耕田力作乃躬倡率以節儉省約勸民勤於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諸器者使之賣去劍以買牛賣去刀以買犢且謂之曰爾何爲帶牛佩犢自廢生業乎其遭亂無歸者皆勞來安集之未幾循行郡中民間皆有畜積獄訟亦止息焉此非但衣食充足風俗且醇美矣農桑顧不重哉

淳于恭。王莽末。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嘗獨力耕田。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歿生未分。何空自苦。恭曰。縱我不得。他人何傷。墾耨不輟。

此一幅像是寫淳于恭之力耕。不因時亂而廢業也。淳于恭當王莽末年。初遭賊寇劫掠。百姓棄農桑不事。惟恭一人獨盡力耕田。鄉人勸止之曰。今時方淆亂。賊寇一至。我等尚未知存亡何如。爾今力耕。非空自苦耶。恭應之曰。設使寇來。我避往他處。不得收穫。他人至此。取以自給。夫復何傷。乃墾耨不輟。禮曰。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已。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

合天下計之。則廢一人之業。卽少一人之食。廢一日之業。卽少一日之食。使天下皆輟耨不耕。不幾盡天下爲溝中瘠乎。恭之力田。真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蓋農而見道者也。夫處亂猶不可廢業。况承平之世哉。甚矣農桑之不可緩也。

之世若甚矣貴榮之不恒也
 一人益貴而其後者必夫或則不恒矣業民承平
 不為耕中春乎恭之必田其賦天不我一家中阿
 之業則必一日之食外天不我財未不耕不其盡天
 今天不信之則幾一人之業則必一人之食外一日

遺子以安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因釋耕壟上。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

此一幅像是寫龐公躬耕樂道。爵祿不入其心也。龐公南郡之襄陽人。居峴山之南。足跡未嘗至城府。夫妻二人相敬如賓。客荊州刺史劉表。屢次延請赴郡。竟不能屈。表不得已。乃親往候之。因釋耕具於壟上。

乃與之相會。其妻子耘草於前。竟自若也。表指而問曰。先生辛苦居畝。力耕不肯居官受祿。後世將何物以遺子孫乎。公應曰。世人皆居高履盛。遺之以危。我獨服道守約。遺之以安。雖所遺各有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知其志不可奪。嘆息而去。歷觀古時高隱。類皆自食其力。如徐孺子。陶淵明等是也。至於萊妻之織毛。陳仲子妻之辟纊。佐夫子於蘿。蹊松徑之間。數畝春雲。一梭夜月。雖曰巖棲谷飲。而重農桑如故也。以故伊尹未出。則莘野維勤。姬公告歸。卽明農是志。出處有異致。躬稼無殊施。然則純盜虛聲。徒食養

望者亦嘉禾之蝗螟而已。可勿戒哉。可勿戒哉。

夫主辛辛苦苦。勉勵其志。不可奪與。息而志。望者亦嘉禾之蝗螟而已。可勿戒哉。可勿戒哉。

教子一勞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亾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昔先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

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王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虔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辟。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

今日何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此一幅像是寫敬姜教子。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有不勤於事。自天子之后以至於庶人之妻。無有不勤於織者。其訓誨爲獨詳也。公父文伯魯大夫。朝於魯君。退而朝見其母。值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大夫之家。而主母猶績。是貴治賤事。吾恐有觸於季孫之怒也。季孫卽季康子。歎。文伯名。又言豈以歎不能奉母甘旨。故勤績以自力乎。其母乃歎曰。魯國其殆亾乎。使蒙而未達之僮子。備官於朝。而竟未之前聞耶。

汝且坐。吾將告汝。昔者先王分地居民。擇磽瘠之土而處之。使之櫛風沐雨。火耕水耨。勞其四肢之力而用之。是以上下安全。外患不作。故能長有天下。夫民惟勞苦則思慮深。思慮深則善心生焉。安逸則淫蕩淫蕩則不復思善。不復思善則惡心生焉。肥沃之土。民多不材。習於淫蕩故也。磽瘠之土。民多嚮義。習於勤勞故也。所以天子於大采春分之時。迎日而朝之。蓋春主發生。又稼事方興。故與三公九卿。習知地德。如月令相土地所宜。以教道民是也。至日中考察農政。與百官所行之政事。百師庶尹。以及衆士牧民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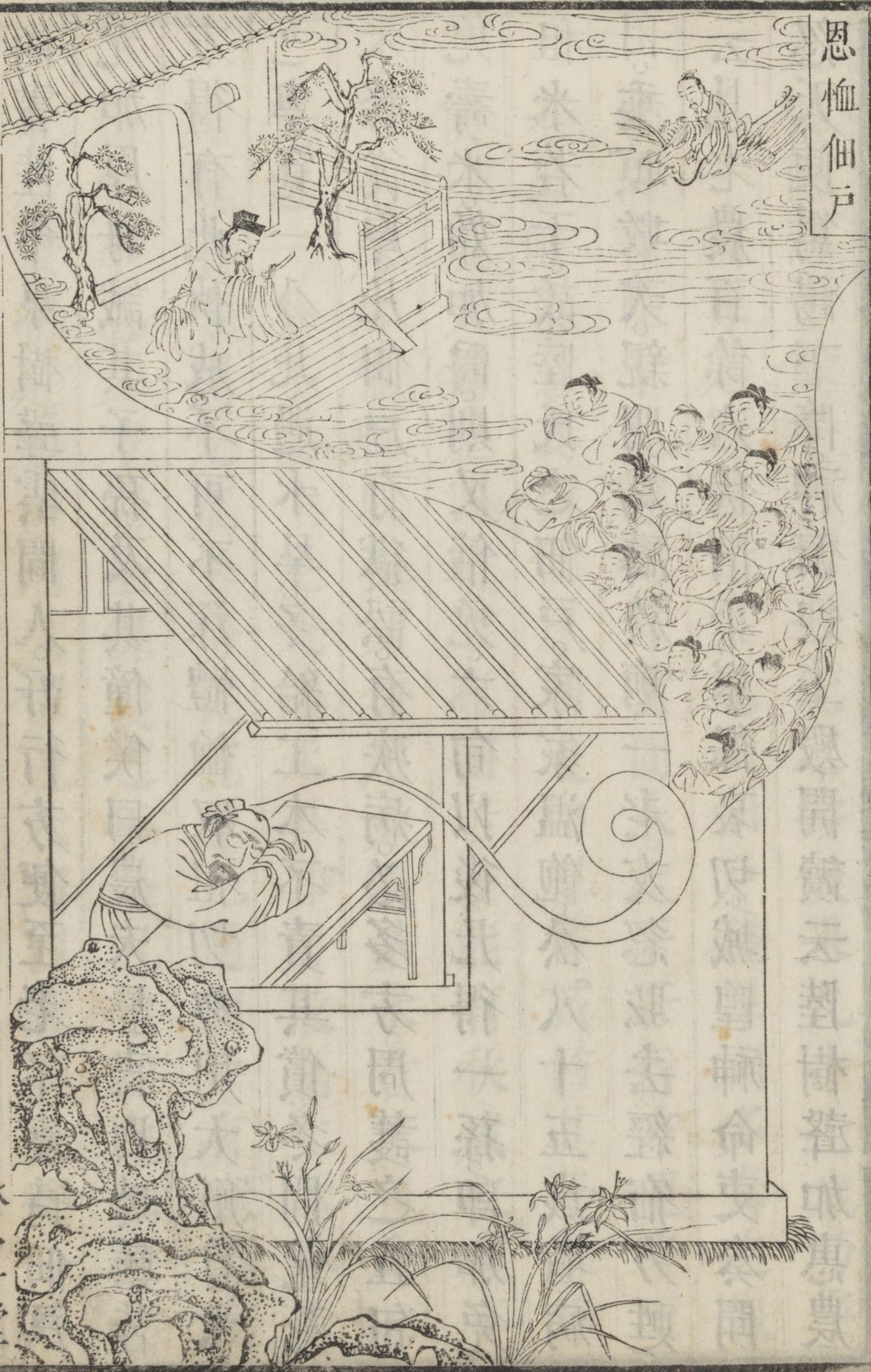
聖訓傳解卷之八
相之官。各宣布德意。以秩序民事。無曠職也。少采秋分之夜。則迎月而朝之。與太史司載之官。糾察不虔。奉天刑以服有罪焉。蓋秋主肅殺。又刑爲天討。故曰天刑所謂順時令以明罰勅法也。日入之候。則監視內官九御。使潔奉禘祖郊天之粢盛。而後可以卽安。諸侯則朝修天子職業之命。晝考其一國之職。夕省其典常法度。夜儆其百官。使無惰蕩淫泆。而後可以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事。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成業。夜則治其家事。而後可以卽安。士則朝受業。晝講貫。夕習復。夜計過無憾。而後可以卽安。自庶人在官以

下。明動晦休。無一日敢怠。天子之后。親織元統。統冠之垂於前後者。公侯之夫人。于元統之外。又加之以紘。紘。纓無綏。紘。冠冕之繫也。卿之內子爲大帶。大帶。細帶。一命之婦。成祭服。祭服。元衣。纁裳也。列士之妻。於祭服之外。又加以上朝之服。自庶人在官以下。皆織而衣其夫。春社則各畀以事。冬祭則各獻其功。男女胥效成績。愆失卽加以罪。此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此先王之訓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天子之后。以至於庶人之妻。誰敢淫放其心。以廢力作。今我旣寡居。爾又居下位。朝夕敬事。猶恐忘失先

聖訓傳解卷之八
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恃以避罪乎。吾望爾朝夕戒
我。曰。必孳孳不怠。以無墜先人之業。今日何不自安。
以是服官。吾恐穆伯之不血食也。於是仲尼聞之。乃
曰。弟子其志之。勤如季氏之婦。亦庶幾其不淫矣。語
曰。日月不遑處。人誰恒獲寧。言日月尚無一息之停。
豈人而可自暇逸乎。又曰。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言勤
則志氣清明。形體強固。德日起而大有功也。敬姜女
流。所以教其子者。累數百餘言。娓娓不倦。卽以績論
自天子之后。以至於庶人之妻。無有不事桑麻。成布
帛者。啓曠開聾。醒愚傲惰。真乃閨中之藥石。內治之

津梁矣。

恩恤佃戶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尚書陸平泉樹聲雲間人。好行方便。至老不衰。待佃戶尤加厚。每誡其子孫。及其僮僕曰。農夫歷盡四時艱苦。方得有此秋成。不可不深體恤。收租切勿用大斛。看米色寧寬一分。凡遇水旱。多給工本。不責其償。冬間免荒米務從厚。凡佃戶有獄訟。有疾病。必多方周護之。五旬免壽米。始加爵。則又倍免。六旬以後。凡得一孫。卽加免租米若干。故陸氏之佃戶。家家溫飽。公八十五歲時。病困。垂瞑數次。親朋爲禱於廟。一老友忽眩去。經宿方甦。云見老農百餘人伏階下。求保哀切。城隍神命吏奏聞。忽天使駕鶴下降。神俯迎上殿。開讀云。陸樹聲加惠農

夫。種德四十餘年。再增一紀之壽。後果九十七歲。乃卒。此一幅像。是寫陸平泉恩恤佃戶。獲厚福多壽之報也。尚書陸平泉諱樹聲。雲間人。生平好行方便事。至老畧無倦意。其待佃戶。則更加厚。嘗誡飭其子孫。僮僕曰。農夫備歷四時艱難困苦。方能有秋成收穫。不可不深加體恤。收租切勿用大斛量米。看米色寧可寬恕一分。不必十足。凡遇水旱。卽多散給工本。不責其填償。冬間免荒米。務從寬厚。凡遇佃戶有獄訟疾病等事。必多方周全保護之。年登五旬。卽免佃戶壽米。及蒙朝廷加爵。則又倍免。六旬以後。與凡得一孫

即又加免租米若干。故爲陸氏種田佃戶。無不家家豐衣足食。公於八十五歲時。得病。困甚。目之垂瞑。數次。親朋爲之祈禱於廟。一老友忽昏眩去。經宿方醒。且言夢中見老農約百餘人。伏於階下。求保之意。哀鳴迫切。城隍神命吏具奏。上聞。玉帝忽見天使駕鶴自天而下。城隍神俯伏迎接。上殿。開讀云。陸樹聲加惠農夫。種德四十餘年。再增一紀之壽。後果活至九十七歲。乃卒。夫同一民也。惟農夫最苦。同一農夫也。惟佃戶最苦。農夫種已之田。佃戶種富家大戶之田。種已田者。幸遇豐歲。完糧之外。或有贏餘。種富家大戶田者。完租之外。其所存者寡矣。至遇歉歲。或蠲。或賑。富家大族。與有田者。得以邀恩。而佃戶不與焉。此佃戶之苦。所以爲獨甚也。所恃田主多加體恤。畱有餘。不盡以予之。使得盡力田畝。則播種以時。所獲必多。而田主之收亦厚。此交利之道也。然則富家大戶。觀於陸平泉之恩待佃戶。其獲福延壽。驗若左券。最當效法。陸氏至今簪纓未艾。溫公所云。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者。此類是也。

聖言傳解卷之八
三
寇萊公有善歌者至。公獨酌。令歌數闋。贈束綾。侍兒蒨桃作詩呈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牕下。幾度拋梭織得成。

此一幅像。是寫蒨桃女流。能知織紡之艱。借詩寓意。言頗可採也。宋寇萊公。官居極品。功業巍然。喜聽歌曲。偶有善歌者至。公酌酒獨飲。令歌數調。贈以綾一束。公侍兒名蒨桃者。作詩以諷。以爲一曲清歌娛耳。卽贈以一束綾。推美人之意。猶自以爲過輕。不知織女在寒牕之下。絲積寸累。幾度拋梭。方織成此綾也。談何容易哉。其寓意深矣。萊公位居鼎鼐。有安社稷之功。似乎賞賜涉豐。亦不爲過。而家養侍兒。已竊竊焉。心非之。况下萊公數百倍者乎。然則豪富之家。動以纏頭錦誇人者。其亦當知所儆矣。嘗讀蠶婦吟詩曰。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又曰。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又曰。辛勤得繭不盈筐。燈下縑絲恨更長。着處不知來處苦。但貪衣上繡鴛鴦。又曰。輪官上頭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着。當窻却羨青樓娼。十指不動衣盈箱。其悲憤極矣。三復數詩。凡一絲一縷。有不視同珍寶者。非夫也。

承宣堂

聖諭像解卷之九
衣止絹素

嫁遣五女

宴客從儉

葬制從儉

葺署補器

煮膠鑄杵

青蚨入賀

聖諭像解卷之九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臣梁延年編輯

聖諭第五條

尚節儉以惜財用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既勤以治業必儉以持家蓋開其源尤當節其流斯財不可勝用也禮云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孔子謂禮與其奢也寧儉蓋儉

聖訓傳解卷之九
爲禮之本。故曰。儉者德之共也。末世風俗敝壞。以侈相尚。冰蠶火浣。以爲衣。山珍海錯。以爲饌。画棟雕梁。以爲居。香車寶馬。以爲御。誇竒鬪異。尚麗趨靡。朱提白錐。視等泥沙。未幾福過災生。一敗塗地。如洛下豪子。煉炭炊飯。至後。馬食而沒。諸如此類。實繁有徒。蓋暴殄天物。則必招天譴。耗盡民財。則必招民怨。縱欲敗度。殃禍立至。理有固然。不可誣也。

皇上特舉此條。蓋欲汝等百姓。量入爲出。以爲可久。可繼之道。古謂奢侈之敝。勝於天災。夫天災流行。斯無可如何耳。若自有之。而自費之。且重費之。俾與歉歲等。豈非孽自己作也哉。老子有三寶。一曰勤。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汝等百姓。果能以儉爲寶。內則清心寡欲。外則省事節費。行見粟陳貫朽。子子孫孫長享富厚。管子所云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者。是也。尚其勉旃。

一日百金
 二日百金
 三日百金
 四日百金
 五日百金
 六日百金
 七日百金
 八日百金
 九日百金
 十日百金
 十一日百金
 十二日百金
 十三日百金
 十四日百金
 十五日百金
 十六日百金
 十七日百金
 十八日百金
 十九日百金
 二十日百金
 二十一日百金
 二十二日百金
 二十三日百金
 二十四日百金
 二十五日百金
 二十六日百金
 二十七日百金
 二十八日百金
 二十九年百金
 三十年百金
 三十一日百金
 三十二日百金
 三十三日百金
 三十四日百金
 三十五日百金
 三十六日百金
 三十七日百金
 三十八日百金
 三十九日百金
 四十日百金
 四十一日百金
 四十二日百金
 四十三日百金
 四十四日百金
 四十五日百金
 四十六日百金
 四十七日百金
 四十八日百金
 四十九日百金
 五十日百金
 五十一日百金
 五十二日百金
 五十三日百金
 五十四日百金
 五十五日百金
 五十六日百金
 五十七日百金
 五十八日百金
 五十九日百金
 六十日百金
 六十一日百金
 六十二日百金
 六十三日百金
 六十四日百金
 六十五日百金
 六十六日百金
 六十七日百金
 六十八日百金
 六十九日百金
 七十日百金
 七十一日百金
 七十二日百金
 七十三日百金
 七十四日百金
 七十五日百金
 七十六日百金
 七十七日百金
 七十八日百金
 七十九日百金
 八十日百金
 八十一日百金
 八十二日百金
 八十三日百金
 八十四日百金
 八十五日百金
 八十六日百金
 八十七日百金
 八十八日百金
 八十九日百金
 九十日百金
 九十一日百金
 九十二日百金
 九十三日百金
 九十四日百金
 九十五日百金
 九十六日百金
 九十七日百金
 九十八日百金
 九十九日百金
 一百日百金

罷造露臺



聖訓卷之九
三
漢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爲殿幃。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

此一幅像。是寫文帝克儉之德。不妄費以惠民也。漢文帝卽位二十三年。其所居宮室苑囿。以及車騎服御之屬。絲毫無所增益。諸不便於民者。輒解已所有。以利益之。嘗欲造一露臺。因召匠工計其所費。約直百金。上曰。百金。數可當中等人十家之產業。吾奉先

帝宮室居之。常恐德不稱。有辱於前人。何以露臺爲。身着黑色厚繒。足穿皮舄。嘗集所上書囊。製以爲殿幃。所寵幸慎夫人。衣不至曳地。惟帳並無文繡。以示敦尚朴素。爲天下倡。孟子謂賢君必恭儉。恭則能禮下。儉則取民有制。文帝力加撙節如此。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樂。斷獄數百。幾致刑措也。

不索燒羊
 帝宮室母之常法斷不厭育私外前人或以覆臺為
 良善黑也取餘以突史最善其以土書妻樂以武類
 神祀謝幸勳夫人永不室史此辨辨並無文辭以示
 燎尚休素為天不置孟子謂齊魯必恭命未限辨甄
 不愈限如刃育師文帝代吐轉消吹北是以前內富
 與與休歡樂潤粉雙百幾延既許也也為天下
 百全中人十家之
 皇為身衣大德足
 皇與休歡樂潤粉雙百幾延既許也也為天下

不索燒羊



宋仁宗語近臣。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爲例。可不忍一夕之饑。而啓無窮之殺。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縉絕。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干錢。曰。一下筋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此一幅像。是寫宋仁宗之儉。能窒慾以養德也。仁宗嘗語近侍之臣。昨因夜不能寐。腹中飢餒。偶思燒羊肉喫。近臣曰。何不傳旨取索。上曰。一經取索。恐從此遂沿爲例。豈可不忍此一夕之飢。而啓日後無窮之殺哉。凡燕私常着浣濯之衣。帷帟衾裯。不加文繡。惟用縉絕而已。或有獻蛤蜊二十八枚者。每枚價錢一

千。上曰。一下箸費二十八千。非吾之所能堪也。夫天子玉食萬方。一羊之細。亦力持之。不敢肆意妄索。何其善於窒慾也。君子遠庖厨。特以見其生。斯不忍見其死耳。仁宗目無所睹。而能念及無窮之物命。非以萬物爲一體耶。推此以及民。宜乎無一夫之不獲也。語曰。養身莫善於寡欲。爲治莫善於愛民。仁宗以之。汝等百姓。觀於漢文帝。宋仁宗所行。猶不極意節儉者。是真下愚不移者也。

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業。雖隆貴。得祿賜。隨散於故人親戚。輒盡。妻子猶然寒餓也。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往候之。見弊簣單席。門不具帷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食蒸豆二噐。酒數杯而別。已執二人手曰。上求治業。稍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者。公等志之。猶遠慮如此。及治喪。家無留儲。老蒼頭請自鬻以舉喪。明年。帝較獵鄠杜間。望見懷慎宅。環堵庫陋。家人若有行營者。馳使問焉。還對曰。懷慎大祥也。帝爲罷獵。賜縑帛。過其墓碑。表未有立。停蹕視。泫然流涕者久之。令中書侍郎蘇頲爲文。帝自書立焉。子二。奕以中丞。歿祿山之難。謚貞烈。奕

清整。刺陝州。政良。帝親題贊於廳事。褒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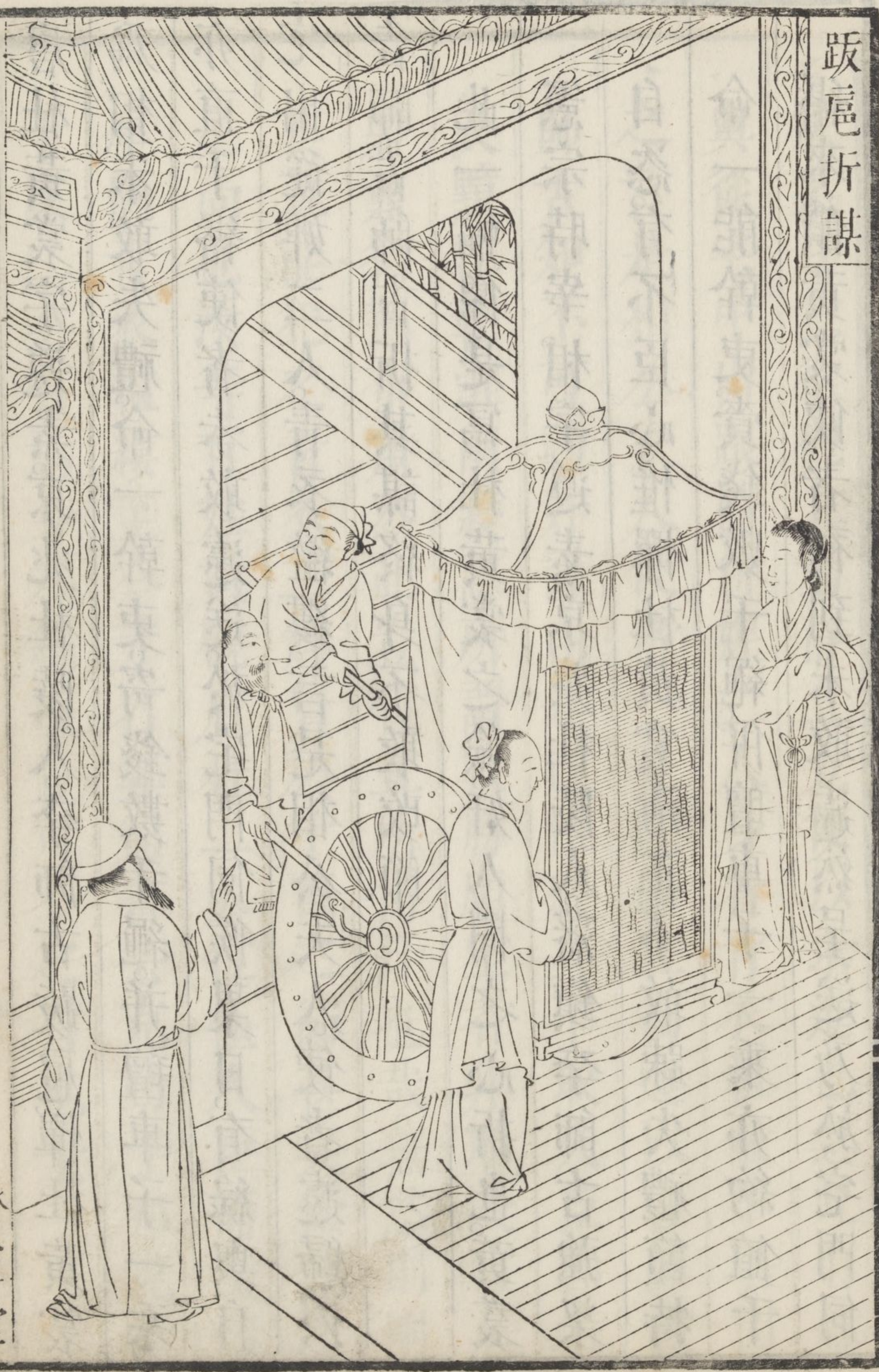
此一幅像。是寫盧懷慎律身清儉。素絲之節。可風也。懷慎唐元宗時爲相。性清儉。不營求產業。雖處隆貴之勢。每得俸祿。賜予。卽散於故人親戚。頃刻而盡。妻子或至寒餓不恤也。既得疾。時同僚宋璟及盧從愿往候之。見其所卧簣席。弊壞單薄。門無帷箔。遮蔽適值風雨驟至。舉席以障隔之。日旣晏。乃設蒸豆二噐。欸客飲酒。不過數行。旋別去。將別時。執二人手曰。今上勵精求治。比初卽位時。稍覺倦怠。將有儉邪之臣乘隙而進者。公等當志而預防之。其爲國家遠慮如

此及治喪家無餘積有老蒼頭請自賣身以舉主人之喪。明年帝較獵於鄆杜間望見懷慎環堵之宅卑下淺陋視其家人若有所營求者馳使往問還對曰今日乃懷慎大祥之期欲設奠以告故匆遽如此帝聞而哀之因爲罷獵賜以縑帛復過其墓見碑表尚未樹立駐蹕周視泫然流涕者久之乃令中書侍郎蘇頲爲作碑文帝親灑宸翰立焉子二奕官中丞祿山亂歿節謚貞烈奐清潔端整爲陝州刺史多善政帝親製贊揭於廳事之壁以褒異焉若盧公者可不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乎其每事推姚崇至使人

稱爲伴食而不嫌雖秦誓所稱一个臣者何以加之宋璟國之梁棟力爲薦引易簣之際猶惓惓於主德之倦勤儉人之倖進而身後之事非所計也義感蒼頭自鬻舉喪嗚呼從古以來若盧公者清忠豈有兩哉。

之說...
 下...
 今...
 而...
 茲...
 與...
 之...
 宋...
 辨...

跋扈折謀



唐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
爲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羶車子一乘
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
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縑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
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此一幅像是寫杜黃裳之儉奸人聞之心折也黃裳
憲宗時宰相字遵素京兆杜陵人藩鎮李師古強梁
自恣有不臣心惟憚杜黃裳清正不敢踈失禮節特
命一能幹吏賫錢數千緡併羶車子一乘亦約值千
緡來饋黃裳使者初到未敢遽然呈送乃於宅門伺

候累日意欲觀其動靜且覓便以求進也忽見有綠
輿從宅中出跟隨侍婢二人身着青衣粗敝不堪問
之言是相公夫人使者一見遽歸且備述以告師古
師古知不可動奸謀由是遂阻終身不敢失臣節昔
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所謂戰勝廟堂者非耶夫官居
鼎鼐猶荆布蕭然此豈苞苴所得汗也哉無慾則剛
其孰能犯之青衣二婢賢於十萬之師甚矣儉德之
足尚也汝等百姓試觀盧杜二公位極人臣而環堵
庫陋青衣縑縷至今芳名無窮書云克勤于邦克儉
于家二公有焉身爲編氓豈可不之省也乎

宋仁宗曹皇后。武惠王彬女孫也。性慈儉。寶穡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白書。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力諫止。後三日。衛卒果作亂。夜乘屋叩寢殿。后方侍帝寢。聞閤聲。帝遽起欲出視。后閉閣擁持之曰。母犯難。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猶以乳嫗毆小女子。給奏。后叱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急遣內侍呼內都知入擊賊。親翦髮與之曰。明行賞爲信。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待之。炬舉而水具沃之滅。有頃供奉張茂則以衛士至。賊就擒。本賊所以擒滅者。以后靜重。應機敏疾有道也。時張貴妃者。以巧慧善承迎得幸。帝欲以

靖亂爲其功。進封。后意泰然。以外庭持不可而止。妃怙寵。請假后蓋出游。帝使自請。后與之無難色。妃喜以告。帝曰。置之。外庭不汝右也。已閤內妃與卒亂。祈貴妃乞貸。后不可。具朝服見。請論如法。曰。禁掖非法不肅。不得請移數刻不退。竟論如法。英宗方四歲。以宗室子入禁中。后拊鞠周慎。入爲嗣。贊策居多。帝暴崩。后悉歛諸宮門。鑰寘於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至。奉以卽位。尊爲皇太后。英宗疾。以群臣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惟大臣之爲聽。疑未決。曰。遲公輩更議。未嘗出已意。立決也。簡扼曹氏及左右。毫不假借。宮省肅然。帝疾愈。

聖訓卷之九
撤簾神宗立尊爲太皇太后神宗至仁孝所爲承迎娛
悅者竭誠致慎從登翫必先後扶掖太皇亦慈愛天至
帝退朝稍晚太皇必自至屏扆後候之持膳飲食之也
帝以太皇春秋高弟份老數爲言請召見不許已份久
疾瘥入見帝曰舅不面太皇久矣少憇內東門朕自啓
之乃得召帝引見歷上下儒釋道五閣大椿蟠桃二亭
偕詣閣少選帝先起欲令份久侍得伸親親恩太皇曰
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熙寧郊祀前數日帝入夕語
之曰郊祀近吾曩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
帝請問今民所患苦以青苗助役告帝爲悚聽爲安石

所持而止帝與大臣議有事西夏已詣閣白太皇曰師
行必糧食賜予今備乎必簡鎧仗必練士卒今精乎對
曰已辦太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動事誠捷不過紫宸南
面受朝賀而止一不捷則億兆生靈所繫命不可輕也
誠可取太祖太宗先之矣帝爲感動蘇軾以詩得罪下
御史獄太皇已違豫聞之謂帝曰昔仁宗以制科得軾
兄弟喜甚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
其無乃讐嫉者中傷之耶拮據至於詩過微矣吾疾今
篤不可以寬濫傷中和帝大感動軾獲免疾甚帝侍疾
衣不解帶者旬日崩壽六十四帝毀不勝喪冊謚慈聖

光獻皇后。

此一幅像是寫曹太后本慈儉之德。措之事爲無不各當於理也。宋仁宗后曹氏。武惠王曹彬女孫也。天性慈儉。最重稼穡之事。於禁苑中種穀。不使有隙地。兼親自養蠶。又善飛白書。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力諫止之。其後三日。衛卒果乘間作亂。於夜間登屋。直叩寢殿。后時方侍帝寢。忽聞鬪聲。帝驚遽然起。意欲出視。后乃閉閣擁而持之。曰。無輕出。犯難賊殺傷宮嬪。殿下之聲徹於帝所。宦者猶言此是乳媪毆打小女子。實謊言欺帝也。后叱之曰。

賊已在旁近殺人。尚敢妄言以罔上耶。急令內侍傳呼內都知速入擊賊。且親剪髮與之。曰。明旦行賞。可持此爲信。又量賊必放火。以駭衆。密令人挈水以待。賊舉炬而水先預備。沃之。焰立滅。無何。供奉張茂則以衛士來救。賊俱就擒。其所以不日擒賊者。賴后靜以持重。倉卒中隨宜應幾。敏速而合於理道故也。時張貴妃以巧慧迎合仁宗。得寵。帝欲借靖亂爲貴妃功。進封之。后泰然不以爲意。後因外庭諸臣堅持。不可。議始寢。妃恃寵請於仁宗。欲假后所張蓋出遊。帝使自請於后。后卽與之。畧無難色。妃喜告帝。帝曰。且

置之外庭諸臣。必不以汝爲然。汝將若之何也。未幾。問內有姬私與卒亂。求於貴妃請宥。帝業已許之矣。后執不可。乃具朝服見帝。請將姬卒依法定罪。且言禁掖之內。非法以齊之。則人不敢服。帝未卽允。乃畱移數刻。不肯退。帝知其不可奪。竟依法擬罪。仁宗無子。英宗年方四歲。以宗室子選入禁中。后愛養備至。及入爲皇嗣。后贊成之策居多。仁宗病驟崩。后恐奸人間發。盡收諸宮門鑰。寘於前。傳旨召皇子入。及明。宰臣至。奉英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英宗有疾。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出御內東門小殿。惟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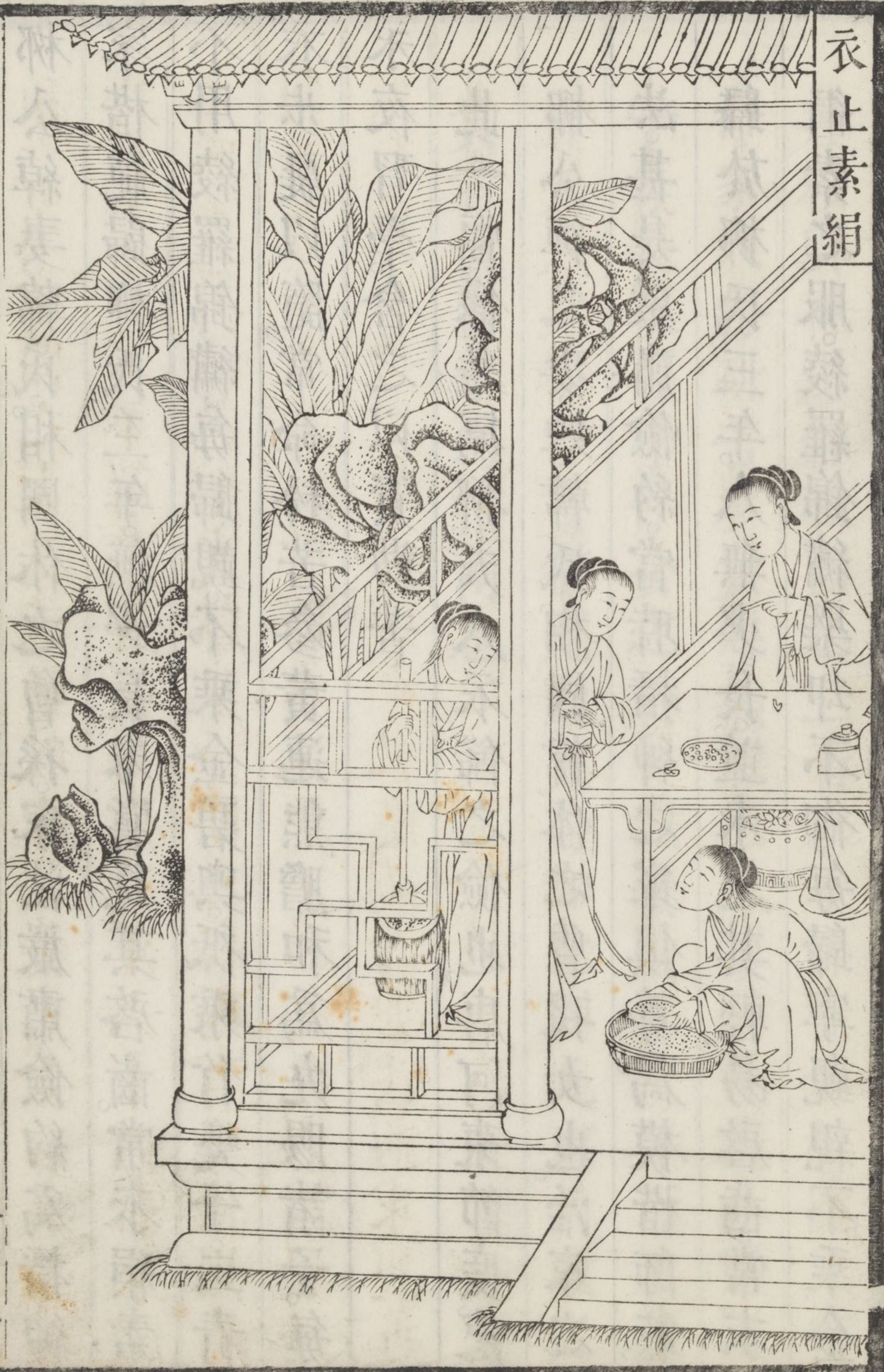
之言是聽。有疑未決。則口俟公輩來更議之。未嘗徑出已意以立決也。后戚曹氏與左右近幸之人。恐其倚勢生事。時時簡察拘制之。畧無一毫假借。宮省爲之肅然。英宗疾愈。后撤簾還政。神宗立。尊爲太皇太后。神宗天性仁孝。凡承迎娛悅太后。無不竭盡誠慎。時從登翫。必或先或後。扶持而捧掖之。太后亦慈愛篤至。帝或退朝稍晚。太后必自至屏展後等候。親持膳飲食之。帝以太后年高。太后弟侑亦垂老。屢言於太后。請召見。太后不許。未幾侑患病久。及愈。入見帝。帝曰。舅不見太后旣久。且少息內東門。朕自啟奏太

后乃命召見。帝引侂凡經歷上下儒釋道五閣。又過太椿蟠桃二亭。始同詣閣。見太后。移時。帝先起。意欲令侂久侍側。使得伸親親之恩。太后曰。此非汝所當得留。速遣使出。熙寧郊祀前數日。帝入見。太后曰。郊祀近矣。吾向日凡聞民間疾苦。必備告仁宗。使因郊祀頒赦行之。帝請問今民疾苦何事。太后以青苗助役告。當時百姓稱不便者。惟此二事。帝聞之。悚然。卒爲安石所持而止。帝與大臣議欲用兵西夏。已而至閣。白故。太后曰。師行必糧從。必有賞賜賚予。必簡鎧甲器仗。必練習士卒。數者缺一不可。帝對曰。已辦矣。

太后曰。易言吉凶悔吝。生乎動。如用兵。幸而獲捷。不過御紫宸殿。南面受群臣朝賀而止。萬一有失。則億兆生靈性命所關。豈宜輕動乎。若果可取。太祖太宗已先取之矣。寧待今日耶。帝聞之。亦爲感動。蘇軾以吟詩爲人所構。已逮八御史獄矣。時太后已有疾。聞其事。謂帝曰。昔仁宗以制科取士。得蘇軾兄弟二人。喜悅之甚。曰。吾爲子孫得兩賢宰相。今聞軾以作詩坐謗訕繫獄。其無乃讐家與。姤才者。交構以中傷之耶。且別無可吹求。而掇拾詩中字句。以爲過。亦微細甚矣。吾病今已危篤。不可以冤枉濫刑。傷害天地中

和之氣。帝聞之。大爲感動。軾緣此獲免。太后疾甚。帝侍奉左右。衣不解帶者彌旬。崩時。年六十四。帝哀毀不勝。棗。冊謚慈聖光獻皇后。聞之。仁則有勇。儉則有制。觀曹后剪髮行賞。儲水沃炬。不動聲色。以靖兇逆。斯仁則有勇之效也。姬卒私亂。必論如法。約束親近。畧無假借。斯儉則有制之效也。至於念青苗助役之病民。諷有事西夏之病國。言之惻然。動關大計。蓋武惠王以神武不殺之德。鍾慶發祥。篤生聖后。以延宋祚。非偶然也。史稱后性慈儉。其亦有見於此也夫。

衣止素絹



聖訓傳卷之六
一八
柳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爲搢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此一幅像是寫柳夫人衣飾之儉也。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之妻。姓韓氏。相國韓休之曾孫女也。治家之法。甚是嚴肅儉約。當時搢紳之家。俱尊爲模楷師範。歸於柳氏三年。人無少長。並未見其輕易啓齒。常衣絹素之服。綾羅錦繡。槩却不御。每歸寧覲親。不乘金

碧彩輿。祇用竹轎而已。二青衣小婢。徒步相隨。又常命家人粉研苦參黃連熊膽。三味製爲丸藥。分賜諸子。每長夜習學。俾含之於口。以資勤苦。汝等百姓。觀柳夫人身。都富貴。猶克勤克儉如此。則凡有內政之責者。俱當奉爲指南也。

漢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母。舉孝廉不就。入江夏山中。以壽終。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踈裳布被。竹笥木屐。隨時嫁遣。不稱費也。五女皆能遵其訓。亦有隱者之風焉。

此一幅像。是寫戴良遣嫁之儉。惟用約費省。故雖有五女。俱能婚姻以時也。漢朝戴良。表字叔鸞。汝南之慎陽人。其母喜聽驢鳴。良常學其聲以悅母。曾舉孝廉。不肯就。遂遯入江夏山中。優游林泉。以天年終。良有五女。並賢德。每有向良求姻者。察其相當。卽以踈裳布被。竹笥木屐之類。隨時嫁遣。不肯奢費。五女皆

遵父遺訓。亦頗有隱士之風。汝等百姓。因仍陋俗。每產女孩。輒淹斃之。蓋慮其長大適人。奩儀之費不貲也。以故忍心害命。恬不知非。本縣蒞任以來。屢加嚴禁。風雖少衰。猶未盡絕。汝等試觀戴良。五女皆舉。從儉遣嫁。並不失時。何嘗有匱乏之憂。且素嫻家教。有隱者風。迄今令名無窮。况嫁娶當隨家豐儉。卽至貧者。令壻家量力納聘。自備衣飾迎娶。未爲不可。烏有慮其多費。預先斷送女命之理。上帝以好生爲德。毀胎殺卵。尚干天和。虎雖猛獸。猶不啖子。何忍人類。自相殘滅。倘深山僻壤。惡習尚存。婦人女子。罔識書義。

聖訓修角卷之九
司馬溫公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頽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此一幅像。是寫宋時前輩風俗。其延款賓客。儉朴之意。可師也。司馬溫公名光。字君實。父名池。字和中。曾

爲郡牧判官。凡賓客至家。未嘗不設酒以待。飲酒未嘗無節。或至三巡。或至五巡。至多不過七巡。酒不自造。惟買於市。菓子止於梨栗棗柿。殺饌亦止脯醢與菜羹。器皿則用瓷漆二種。當時士大夫習俗儉朴。皆是如此。所以時人不相非議之也。會雖數而禮不衰。物雖薄而意則厚。近日士大夫家則不然。酒非宮禁製造之法。果品非遠方珍貴奇味。會饌非多品。器皿非滿案。則不敢宴會賓客。常於數日前營辦積聚。然後敢發書相請。若不如此。豐盛傍人爭相非笑。以爲鄙吝。吝吝者。故不隨時俗奢靡者少矣。溫公旣述時弊。

復發歎曰。在位有教化之責。今風俗頽靡衰敗如此。居上者既不能禁止。豈忍復相效尤以助之乎。蓋深慨古道之難復。末流之莫挽也。雖然。上行則下效。楊綰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之日。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其感應之速。不如響之赴聲。影之隨形哉。然則欲去奢從儉。亦非積重難返之事也。

葬制從儉



皇甫謐字士安。耽玩典籍。忘其寢食。時人謂之書淫。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或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所安也。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以爲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於地。是以神不存體。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矣。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

此一幅像。是寫皇甫謐葬制之儉。以爲侈於喪者戒也。皇甫謐。晉人。表字士安。篤志典籍。日夕耽玩。至於寢食俱忘。時人以書淫目之。城陽太守梁柳者。謐從姑之子。將赴任。或勸謐置酒作餞。謐應曰。柳向爲布衣時。過我。我送迎之。足未嘗出門。與之食。不過鹽菜。

今爲其作郡而必置酒餞之。是知有城陽太守而不
知有梁柳也。視勢位爲隆替。卽親情亦薄矣。豈吾所
安乎。又著論爲葬送之法。名曰篤終。言人所貪者生
存。所惡者死。然雖貪生不能久戀。雖惡死不能辭
避。修短之數。非人可強也。但人死則精旣歇絕。形復
離散。惟魂靈則無所不往。故氣歸於天。所寄之命。當
其終盡。則窮極本體。以復元始。故尸魄歸藏於地。是
以有知之神。不着於體。惟與氣爲升降。無知之尸。不
與神隨。惟與地相合形。然則制爲衣衾。所以包藏穢
尸。設爲棺槨。所以隔離真性。非謂形體有知。需物之

備明矣。故桓司馬造石槨。孔子以爲不如速歸朽腐。
季孫以璵璠歛。孔子以爲暴骸原野。誠以葬者義取
於藏。欲人之不得見而已。世俗不知。乃大爲棺槨。贈
以生存所用之物。無不一一備具。是何異埋金路傍。
書表於上。以爲盜招也哉。雖甚愚人。亦將笑之矣。然
則豐財厚葬。以啓姦人之心。或剖棺棄骸。甚至剝臂
持金環。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皆由厚葬
致之也。言之可爲寒心。謚以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
八。子童靈方同等。遵其遺命。不敢厚葬。以累先人。可
謂孝矣。汝等百姓。須知喪具當稱家有無。卽力可優

爲亦必節之以禮。慎勿誇豪鬪富。耗有用之財。貽歿者無窮之禍也。

此段文字因模糊不清，內容難以辨識，但係垂直排列的正文。

葺署補器



聖諭像解卷之九
二十七
王曾繼陳堯咨知大名府。署毀圮者。卽舊葺之。無所改作。什器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帥。陳復爲代。覩而歎曰。王公宜爲相。我弗及也。

此一幅像是寫王公儉以爲政。不傷財以病民也。初陳堯咨知大名府事。已去任。王公繼其後。於官舍毀圮者。因其舊而葺理之。無所改爲。器用什物。損壞遺失者。依數修完。增補之。所行政事。或有不便。爲之委曲彌縫。掩其非失。及移守爲洛帥。陳復代知大名。見而歎曰。王公之才之德。宜爲宰相。非我之所能及也。古人謂處官事如家事。因前人餘緒。修補破敗。旣省節浮費。復不改舊觀。所謂一舉而兼善也。

古人謂製官車以宋車因前入者辭於海也

煮膠鑄杵



貝恒爲東河令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營繕有餘棄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煮皮爲膠。鑄鐵爲杵搗紙索爲穰貯之庫。會車駕巡幸北京。勅使督建席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

此一幅像亦寫貝恒儉以爲政。不傷財以病民也。貝恒爲東河令宰其在官。雖細小之物必思有以及民。當營繕造作之餘。剩有廢棄鐵斤。與敗皮朽索故紙等物。悉存留之。遇工匠閒暇時。使煮敗皮爲膠。鑄廢鐵爲杵。搗朽索故紙爲穰。貯之於庫。適值朝廷車駕親巡。幸北京。詔勅使者催督建造席殿。恒前所貯悉

濟此時急用。而百姓毫無所費。蓋儲之者豫。則可以應卒。慮之者周。則不至累民。是儉之中。有經濟存焉。陶公光大之業。卽具於竹頭木屑之微。非苟而已也。

此一書係亦屬...
 恒為東河...
 當...
 謝公...
 孤...
 澆...

青蚨入賀



海剛峯晉南冢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投名紙用紅者亦以爲侈而惡之。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之。過數日。置酒酬鄒。惟肴四盃。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此一幅像。是寫海鄒二公。慶賀之儉。以救當時靡敝之俗也。海公諱瑞。號剛峰。晉秩南京冢宰。客以幣物來賀。俱却不受。名帖用紅者。亦以爲過侈而惡之。時元標鄒公止以青蚨三十文入賀。自出於袖中。海公見之喜曰。必如此方是。乃受之。過數日。置酒酬謝鄒公。惟餽四盃。并市餅一盤。酒行數巡而已。昔晏子豚

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孔子以爲儉而難爲下。海公晉位冢宰。鄒公以青蚨三十文賀。不幾儉而難爲下乎。聞之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當萬曆時。風俗之奢極矣。二公矯枉過直。亦所以爲救也。今富貴家。亦漸失淳朴。所恃以砥柱迴瀾。非海鄒一流人。其孰挽之。

